

当代东北小说研究

DANGDAIDONGBEI
XIAOSHUOYANJIU

何青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东北小说研究

DANGDAIDONGBEI
XIAOSHUOYANJIU

何青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代东北小说研究 DANGDAIDONGBEIXIAOSHUOYANJIU

著 者:何青志

责任编辑:翁立涛 封面设计:翁立涛 责任校对:林 翔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 话:0431-5649674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75 字数:2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3494-2/G·1440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 500 册 定 价:2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绪论

一、东北文学世纪剪影

美丽富饶的东北平原，雄奇壮美的白山黑水，绿波荡漾的兴安林海，以及遍布奇花异草的一望无际的科尔沁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构筑了东北迥异于其它地域的独特的地理风光。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也创造了与其雄伟地貌相媲美的丰富的文学文化业绩，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东北都有富于时代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产生。如“肃慎的三仙女传说”、“夫余族固光而孕”的神话等，就反映了上古时代东北人关于宇宙、自然和人类起源的观念，虽然其中不无虚幻和幼稚的色彩，但其丰富的想象力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如同古希腊神话一样将“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①及至近现代更有无数文人雅士以充满深情的笔触描绘这里的壮美风光与地域风情。如国人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不仅作者及续作者是东北籍人，而且《红楼梦》也是“部分地反映了东北民俗文化、风土民情，明显地

^① 《马恩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打上了东北满族习俗的特色”，^① 并因其广采博纳中国五千年文学文化之精华成此巨著，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和“世界文学之瑰宝”。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鲁迅所关注的“东北作家群”笔下的《生死场》（萧红著）、《八月的乡村》（萧军著）、《伊瓦鲁河畔》（白朗著）、《没有祖国的孩子》（舒群著）等作品中，则表现了“不愿做奴隶”的东北人民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的拼杀与“旷野中的呼喊”，展示了东北流亡文学“沉郁、雄健”富于抗争精神的独特的文本特征。同时期关沫南、金剑啸等生活在沦陷区的东北作家也以隐晦的笔墨曲折地表现了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斗争精神，关沫南的短篇小说集《蹉跎》和金剑啸的长篇小说《兴安岭的风雪》等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东北文学不仅有辉煌过去，在当代文学的创作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东北文学在十七年和新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以个性化的文本和勇于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展示了东北文学的时代风采。

十七年文学随着时代背景和政治风云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了相异的文学状态和创作文本。建国初期的文学主要是以颂歌为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解放了的土地和当家作主的人民，由衷地赞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同时描写革命战争、歌颂中苏友谊和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和农业合作

① 马清福：《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18页。

化运动题材的作品也是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之一。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倡导和深化，尤其是双百方针的提出，文学创作同全国一样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期，各类体裁的文学创作生机盎然，曲波的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雷加的反映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工业建设的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杨大群反映生活在日寇铁蹄之下的东北矿工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小矿工》，鄂华的中篇小说《自由神的眼泪》、诗人丁耶、胡昭反映工业题材的诗歌《第一辆汽车的诞生》、《汽车城的节日》等作品的出版发表及电影《董存瑞》、《上甘岭》、《平原游击队》、评剧《杨八姐游春》等电影、戏剧的上演，构建了东北文学艺术创作姹紫嫣红百花争艳的春之交响。但好景不长，随着反右扩大化，相当一批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百花盛开之时的骤然霜降，立即使文学创作力锐减。文学题材趋于单一，虽然各报纸杂志也不断刊登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但总起来看，艺术含量不高，更多的是一些应景之作。1962年之后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创作出现了瞬间的回暖期，有了些许的繁荣，作家蔡天心的长篇小说《大地的青春》、林予的《雁飞塞北》都是此时创作的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东北民间文学创作此时也有长足发展，特别是作家王肯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创作改编的系列吉剧具有开拓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极左思潮日渐占据主导位置，东北文学在一波三折的艰难前行。

“文革”十年，文学这位缪斯女神历经了悲怆的命运，“万马齐喑”、“万户萧疏”，在极左专制的压力下，

文学患了时代的“失语症”。东北作家出版的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像《惊雷》（王忠瑜等执笔）、《咆哮的松花江》（林予著）、《沸腾的群山》（二、三部李云德著）等作品，艺术上大都不及这些作家此前或之后的创作，也可说是特定历史阶段艰难的艺术探索和无奈的文本表达。但同时表面沉寂下的地火在运行，一些地下文学应运而生，像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南京知青命运歌》等都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东北作家公木等也创作了不少当时既不能发表又不能为人所知的文学作品，“文革”期间所有公开或地下的文学作品同样为后人认识和了解一个时代和一种文化模式提供了不同层面的左证，其历史和文化的探索空间仍是广阔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扫除了笼罩在人们头上十年之久的极左思潮的政治阴霾，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伟大的历史转折使文学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新时期文学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当代文学色彩纷呈成就辉煌的历史时期。其流派之多，风格之多样，作品之丰硕、创作队伍之浩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形成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两大文学浪潮。八十年代，刚刚向世界敞开大门的中国，面对的是蜂拥而入的世界文学文化大潮，从久已封闭状态中走出来的国人面对全新的世界睁大眼睛，像久旱禾苗逢喜雨，拼命吮吸八方多元的文学文化乳汁，迫不及待地投入新的时代洪流中。一时间各种思潮流派、各种试验文本纷纷闪亮登场。继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寻根文学、新潮小说此起彼伏，汹涌澎湃。马原、洪峰等先锋派作家以他们大胆的探索高擎起先锋文学的旗帜，书写了先锋文学的首页篇

章。进入九十年代后，文学开始出现个人化的写作，创作上出现了以现实主义为主多元并举，个性张扬的特征，文学逐渐远离政治，向着他自身的轨迹回归。东北小说创作继续进行着多元探索，女性文学、城市小说创作不断深化，地域特色更加浓郁。

二、东北文学概念的界定与当代东北小说的发展分期

作为区域文学，当代东北文学在中国文学文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它有着与当代中国文学一致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必然有其作为区域文学独特的属性，因此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论规范是需要明确的。

首先，从人文生态和地理环境上看，人们习惯上将山海关以外的区域统称为东北或关东。它不仅包括辽吉黑三省而且还包括内蒙的东部地区，即东蒙。事实上，由于东蒙毗邻辽吉黑三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交融过程中，无论是自然地貌、气候特点以及语言习惯、行为方式等彼此均有许多相似处。因此，从地理范围上界定，本书中的东北即指这四省区（内蒙东部地区）。

其次，从创作主体的构成上说，东北文学所涵盖的东北作家不仅包括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东北作家，也包括那些非东北籍，但在东北生活过，并创作出富有东北文化蕴含作品的作家以及那些虽客居他乡，仍绘就着浓郁东北地方风情画卷的东北籍作家。笔者认为，创作东北文学的作家是否一定是东北人或是否在东北生活过，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看其作品是否反映了东北地方风情和文化特色。置身于东北进行创作，对于

把握和从深层理解透视东北区域文化固然有利，且得天独厚，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本土作家就写不出其中的韵味来，甚至恰恰是一些非本土作家，由于从原来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环境的转换，使他对新环境的种种文化信息和文化现象更加敏感，捕捉得也比较准确。如《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本是湖南人，当时作为土改工作队成员，深入东北农村开展土改工作，熟悉了东北农村生活，并根据这段生活经历成功创作了反映东北农村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其中人物的语言、性格与风俗都极具东北地域特色，很受人们的欢迎。又如早年生活在黑龙江，后来一直工作生活在北京的郑万隆、梁晓声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富有东北地域特色的作品。如郑万隆创作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描绘了对作者来说“是温暖的，充满欲望和人情，也充满了生机和憧憬”的黑龙江边远山林生活，展示了特异的民俗风情。对他们来说，童年的记忆与远去的风景就像陈年佳酿，越品越香，回味无穷。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对东北文学与东北当代小说内涵的界定。东北文学内涵是丰富深刻的，其核心是表现东北文化精神，揭示东北文化底蕴的作品，是充满理性精神与忧患意识的表征，是与时俱进的价值取向与人文情怀的诉求，是执着于人类的道德律令与真善美的终极关怀。东北当代小说就是透视东北历史文化积淀，叙写东北自然人文生存状态、开掘东北人文性格的小说。

从宏观上看当代东北小说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十七年（1949年10月—1966年2月）

的小说创作，其间出现过两次创作高潮：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至 1956 “双百方针” 提出前后，原“东北作家群”的一些作家创作的歌颂新中国的作品仍吸引着读者，同时，曲波发表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在读者中产生了长久的轰动效应。第二次是 1962 年文艺政策调整后小说创作呈现出的相对活跃状态。

第二阶段是文革时期（1966 年—1976 年）。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同全国一样，东北小说创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是东北小说发展的低谷阶段。

第三阶段是新时期（1977 年—2000 年）（严格说应从 1978 年开始），随着中国历史伟大的转折，改革开放，中西方开始对话，世界文化潮涌入，东北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三次创作高潮，先锋小说是这个阶段的亮点，小说的地域特色是这时期的主色调，小说题材的多样化和叙事手法的丰富多彩标明东北文学的创作呈现出更加繁盛的局面。

三、当代东北小说的主要审美特征

在红山文化发掘之前，传统上人们对东北的认识是“苦寒”、“蛮荒”，“文化土层薄”，多是“移植性”的文化，但东北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历史性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偏见。“红山文化玉器精美，造型生动……牛河梁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玉器群，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时代风貌。”被考古学家认定“五千年前，这里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它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夏以前将不只是传说，我国的文明史将与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久远”是“中华

文明的曙光”。^①这充分证明东北文化同中原文化一样久远，如有论者所述东北文化“既有华夏大文化系统乃至人类远古文明的共同属性，而且又因历史和地域的特殊原因，又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素质。也就是说，东北文化构成的自在性也存在于接受性之中”。^②

由于历史上东北社会形态的多次更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错并行，加之近代俄、日等异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因此东北虽地处关外，但却从不封闭保守，相反，东北文化始终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性，也可以说，东北文化的“接受性”就寓于开放、包容性之中。这种文化特性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已积淀为人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赋予东北人不排外，善于广采博纳的人文特征，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东北文学的创作和作家的审美情趣。东北作家对外来的文学文化思潮极为敏感，并很快作出反映。从五十年代俄苏文学的模式和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世界文学文化思潮的涌入与吸纳，都有作家作品予以积极的响应。其中现实主义是贯穿性的主流文学思潮，此外如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文化寻根等等都有其生存的土壤，且蓬勃旺盛，充分表明东北

① 薛虹、李澍田 主编：《中国东北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② 刘中树主编：《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总序”，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文学文化开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同时，这种“兼容并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渗入到东北文学创作的机理中，使东北文学创作绚烂缤纷，丰富多彩。其中小说创作就呈现出诸多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在此不妨就东北小说的审美特征择其要而论之。

1. 原生态的粗犷、鲜活之美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地域文学最鲜明的特点是对特定地域自然环境、民俗风情、历史掌故、人文心理的叙写，同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所处的自然环境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着创作心理、审美情趣和文风、句式的表达。东北山水雄浑，平原广阔、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冬季严寒击不退人们顽强的生命意志，夏日酷暑更见黑土地上的勤劳耕耘。东北作家一向都为这片神奇的土地所迷醉，倾注笔力描绘这片土地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社会变迁，为世人展示了这里富于地域特色原生态的粗犷、鲜活之美。从建国之初马加创作的《开不败的花朵》所绘就的东北美丽的草原上动人的故事和壮丽的景致，到杨利民、王立纯的《北方故事》中人们原生态的纯朴生活与对侵略者的顽强抗争精神，它让人看到东北的山川壮丽，更让人感受到民风的质朴。东北的大江大河、大风大雪不仅陶冶着东北作家的性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他们对人物的塑造。东北作家笔下的人物多充盈着粗犷豪爽的阳刚之气。粗犷在此不仅是一个形容词，更是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东北土地的广袤，气候的寒冷，不断砥砺着这里人们的粗犷性格与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这里过于纤细与柔弱的生命都将被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所淘汰。这里的人们虽然性格粗犷但

绝不粗心。君不见吉喜为了给人接生而误了捕获泪鱼的时机，就在她对着空网一筹莫展之时，却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木盆里“竟游着十几条美丽的蓝色泪鱼！”（迟子建《逝川》）劳碌一夜的人们并未忘记忙于给人接生的吉喜。是的，吉喜的确未捕到泪鱼，但她却收获了更宝贵的人间真情。这就是粗犷的东北人的细心所在，一切付出和奉献在这里都会得到真情的回报。东北作家就是在对蓬勃着青翠草木的生存状态的叙写中，使小说洋溢着生命激情的鲜活艺术之美

2. 自由生命意志的张扬

当代东北文学半个世纪的演进历程中，无论社会如何星移斗转，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始终有一种美学精神贯穿其中，这就是对自由生命意志的张扬。创作主体的视角始终是平民化的，他们执着于对普通人生活命运的关注，热衷于表现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其中对东北人自由生命意志的张扬是创作主体展示东北文化精神内涵的核心。如果说在“东北作家群”笔下，东北人自由的生命意志表现为“血与火”的抗争，那么，在当代东北作家的作品中则被绘就为无论在怎样的中艰难困苦都坚忍不拔的生存态度，以及勇于向命运、向未知、向强权，向一切已经面对和可能面对的困难挑战的精神。东北作家在深入生活和透视历史的过程中，善于选取最具“强力意志”的人物和事件加以表现。曲波的《林海雪原》、王忠瑜的《赵尚志传》、张笑天的《大森林的传说》等小说，都是在一种传奇般的人物刻划中，透视了东北人一种生生不已，不屈不挠、倔强奋争的生命精神，它与主流话语倡导的时代精神交融为一，构建

了地域性与时代性并存的具有独特性，又是有共通性的东北文化精神的空間。同时也并非只有铿锵作响、铁骨铮铮的“硬汉风格”才能诠释东北人的“强力意志”，迟子建的《原始风景》、边玲玲的《爱在人间》等作品，在浪漫的想象与柔情中谱写着人性美的华章，烛照着生命的高贵。自由生命的意志无处不在，刚柔相济均是东北作家立足于黑土地的审美价值追求。

3. 对文化的现代理性审视

新时期东北作家的审美价值取向与历史上为意识形态所左右曾出现过的一面倒的单一的状态大不相同，面对世界文化潮的八面来风，不仅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立足于人类文化的视角，对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影响予以批判反思；对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人文性格与文化心理进行深入开掘；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价值观、道德理念的碰撞进行深刻的揭示。孙春平的《老师本是老实人》、杨廷玉的《危城》、对处于社会激变中人们的惊奇、惶惑、挣扎、期盼等复杂心理进行了深度透视，对自然经济状态下形成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关注。显示了创作主体对农耕文化向工业和后工业文化时代转换的多元文化共存与冲突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现代理性审视。社会与体制的转型都可借助某种外力在短期内完成，但文化的转换与变迁却需要相对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们心理调适的过程，是人们痛苦地弃旧与求新的过程。新时期东北小说尤其注重对社会转型期的人性作多维的探索。“人性是无边无际的”，张笑天的《第六感觉》、孙春平的《天生我才》等作品，刻划了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人文性格特征，揭示了文化对性格形成的正负面影响，透视了巨变时代中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呼唤建构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可以说，东北作家对文化的现代性审视，从不同维度赋予了东北小说新的审美内涵。

4. 广采博纳的叙事风格

东北开放多元的文化特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创作主体的叙事风格，东北作家总是善于以放之四海的胸怀学习吸纳世界各种文学文化思潮，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寻觅到多种多样的叙事技巧与叙事风格，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都可找到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当代东北小说创作在体现时代性的同时十分注意个性的张扬。即使在“寒流急”的反右扩大化之后，鄂华的小说仍以曲笔表现着对自由与真理的追求，他的作品不仅突破了当时政治的框囿，开拓了国际题材的新领域，而且贯穿着科学理性精神，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其优美的文笔与字里行间洋溢的高贵气质充分展示了卓而不群的个性风采。进入新时期之后，东北作家更是不断受世界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本实验，从寻根文学到新写实、从先锋小说到女性文学都有东北作家弄潮的英姿。象张笑天现实主义叙事的浪漫温情、洪峰现代主义的狂放不羁、阿城小说古典与现代的有机交融与国画般的意境等诸多作家不同的叙事风格，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作家已将世界文学文化思潮的影响融汇在创作中，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从中发现西方各派的现代主义、意识流、浪漫主义、弗

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强力意志”等学说流派的影响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东北作家在创作上广纳博采、迎八面来风，充分体现了艺术上无畏的探索勇气和创新精神。

四、东北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本书的构架

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潮的涌入和与此相应的中国“寻根文学的”出现，地域文学文化研究也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一时间关于地域文学文化研究的著述如雨后春笋争相而出，进入九十年代后，其热度仍有增无减。其中关于东北文学文化研究的著述也颇为可观，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逢增玉著）、《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刘中树主编）、《东北文化丛书》（刘烈恒主编）、《关东文化》（李治亭等著）、《二人传本体美学》（田子馥著）、以及部分学者对所在省的作家作品研究专集。同时关于东北文学文化的各种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东三省均设有本省的文学研究会，其中吉林省还先后成立了“吉林省红学研究会”和“长白山文化研究会”，可以说东北文学文化已成为学界所十分关注的研究领域。

纵观东北文学研究现状，具有几个鲜明特点：一是对东北文化给予全方位的关注，在历史地考查研究中，展示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并从中让人领略到与中华五千年古老文明一脉相承的文化轨迹。二是对东北文学的研究多侧重于现代文学部分，具体突出两方面：一方面，侧重于“东北作家群”研究，另一方面，侧重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研究，且都成果丰硕，影响较大。三是对东

北地方戏剧、民俗文化的研究也日渐深化。相形之下,对东北当代文学的研究尚显薄弱,虽然报刊上时有散见的文章,但尚欠全面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书以当代东北小说创作为切入点,将其置于世界与中国大文化背景下,力求揭示当代东北小说丰富的文本特征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审美内涵,使读者在宏观上对当代东北小说发展概况有初步的了解和把握。本书在内容上分为四编:第一编,时代的交响与变奏,在对“十七年”东北文学进行简约勾勒的同时,侧重对小说创作的分析论述。第二编,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概述新时期东北小说创作。第三编,文化语境中的新时期东北小说,从多侧面多角度对新时期东北小说进行文化阐释。第四编,新时期东北小说个案分析,选取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予以文化和审美的分析阐述。

然而,当代东北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对其进行系统探索确非易事。这部专著是本人主持承担的吉林省“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课题,着手准备始于1996年,其间完成了部分阶段性成果,同时又参与了其他一些课题的研究,因此,至今初稿方定。由于时间仓促和精力、资料所限,有诸多文学文化现象和作家作品还暂且未能纳入研究视域,其中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与读者赐正。好在这部专著不仅仅是前段研究的小结,更是新探索的开始,诸多不足与遗憾定会在不断探索中得到修正与完善。

东北文学文化博大精深,此次探索仅触“冰山”一角,期望能抛砖引玉,不断深化东北文学文化的研究。